

张瑞图 自书诗册

原色印刷·中国法书精萃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张瑞图

自书诗

中国法书精萃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张瑞图自书诗册 / 林韬编.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1

(中国法书精萃)

ISBN 7-5340-1561-8

I. 张... II. 林... III. 草书—法书—中国—明代
IV. J2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 094500 号

张瑞图 自书诗册

中国法书精萃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mss.zjcb.com>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制作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4.75

印数: 0,001-4,000

ISBN 7-5340-1561-8/J·1367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幸有嶙峋笔尖气 横磨一剑走偏锋

——张瑞图书艺初识

俞建华

具有深厚实用价值和强烈艺术表现价值的中国书法，在历史的走向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自汉至唐的大小封建政权没有在实际的范围中，以非常强烈的审美导向去左右书写者。不少书写者从功能的不同出发，自然而然地在或实用、或表现的范围里展示自己的才情。最为典型的如王羲之父子，既有规矩严谨的《黄庭》、《乐毅》和玉版十三行等小楷，亦有抒情不羁的《十七帖》和《中秋帖》。至于唐代的张旭，其楷书《郎官石柱记》法度森严如欧阳询，而其大草“如神虬腾霄”则纯是法从自生。由此可见，无论是富有实用价值的静态书体，还是具有表现情绪的动态书体，均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惟其如此，具有强烈实用功能的楷书，在唐代居然涌现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各具风姿的大家。而且，凡有行草相传的，也各有个性。虽说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影晌下大都学王，却各得一体而发扬光大。因此，可以这么说，唐太宗独好王羲之，并没有造成庸俗化的后果。

宋太宗赵光义也推崇王羲之，由于受时代和物质条件所限，他所喜爱的王书标准只能以王著所集印的《阁帖》为规范，由此造成了带有那个时代特征——如“美侔候坐”（康有为语）——的“院体”。但是，宋代毕竟是一个尊重文人、繁荣文化的时代，皇帝的个人审美趋向并未强制士人的盲从，自欧阳修、司马光起的大批文人，都能以自己的情意来濡墨走笔。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千古传颂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家了。他们同样走着实用和表现两擅的路子，而且，在实用的书写中照样展示着自己的艺术才情。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这些各具才情的书家大都是台阁重臣或翰林词臣。

时值明、清，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君权日重、理学日隆，即使被视为雕虫小技的技艺，也无不被笼罩在君主的好恶情绪之中。书法当然毫不例外。有明一代，亦好“二王”一系的帖学，从明成祖朱棣起均雅好翰墨。明初的“三宋”（宋克、宋璘、宋广）与“二沈”（沈度、沈粲），特别是“二沈”的婉丽之风终因帝王的眷顾而成“靡靡之格”（马宗霍语）的馆阁之体。从此，

凡能在书坛上别开生面，允称大家的，其重心就从庙堂上转移到民间来了。后来崛起的“吴门书派”，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以及陈道复、徐渭等，均非身倚显宦者，甚至只是蹉跎仕途一介的书生。他们有意无意间摆脱了日趋严酷的帝王审美牢笼，终于能在更大的空间中取得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随着明朝国事日非的程度加深以及对思想界箝制力量的削弱，市民文化的兴起，标志着艺术思想的多元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向。明末的书坛，以“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擅名当时。邢侗取径“二王”，以临模为宗，米万钟毕生学米芾，颇少旁骛。至于董其昌，在帖学的体系里取法较多，学米能变而臻妙境，可说是对明初衰靡了的帖学的一个振兴。与此三位相比，张瑞图就显得非常“另类”。他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以及于钟、王之外“自出胸臆”的王铎等，奏出了明末清初书坛的时代强音。

在此也要指出的是，在明末，连身为台阁重臣或理学名臣的书家，也汇入了当时的文化潮流，不再受到皇家祖制的束缚。

张瑞图（1570—1641年），字无画，号长公、二水、果亭山人、芥子居士、白毫庵道者等。福建晋江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殿试第三为探花，授编修。后为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六年（1626年）升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参与枢要。后又历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国吏部尚书等职，可见张瑞图的仕途顺畅、身份显赫。但他的传记在《明史》中却仅附于《阉党传·顾秉谦传》之后，记载简略而遭鄙视，原因是“（魏）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颇思振作，一斥逐阉党，张瑞图总算能于崇祯二年“坐赎徙为民”，保住了老命，归居乡里以学禅弄翰优游余生。因此，他与曾任前朝有所作为的内阁重任李东阳、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相比，张瑞图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甚至随波逐流，就不能不被人们诟病。

看来张瑞图是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在巨奸魏忠贤当国的淫威下，纵有高位，也不敢与其抗命，只能随波逐流媚事魏珪，从而把自己推入了“阉党”的行列。但从史书上看，似乎也未发现张瑞

图有如董其昌那样的劣迹传闻，所以，他还是被民间认为是水旱下凡，墨迹可以禳祛火灾，不能不说在民间对他有所好感。

政治上的软骨症者未必是艺术上的平庸者，矛盾的性格在张瑞图的笔下出现了另一个形象。也许，是他独特的审美追求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强者王国中去；也许，是政治上的压抑需要借助艺术上的宣泄以求得平衡，因此，他以权重位高的身份不再重复前人典丽的风格，而敢于在翰墨中搞出“反叛”的形象。

事实上，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新理异态”之说，在明末已露端倪，王铎虽称遥继“二王”，其实他的倔强之态业已破坏了“二王”的“不激不厉”的平和风范。至于黄道周的直追索靖和倪元璐对颜（真卿）苏（轼）作新态的别构，都是从峻其风骨入手，从而历史地转移了时代的审美风气。傅山的“宁拙毋巧”说更是从理论上予以了提倡。在“新理异态”上走得最远的，无疑是张瑞图。无怪清吴德旼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颇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清梁巘在《评书帖》中也说：“明季书学意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风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均很有见地。

行草这个书体的高度成熟而蔚为大宗，是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出世为标志的，其用锋变化之丰富、微妙，早已成为经典。自他之后，除陈隋时的智永《真书千字文》恪守祖法外，只有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和宋代米芾的不少书作，仍然强调了这个重要的技法。而综观隋、唐、宋、元、明、清的历代行草大家，固然在用锋上各有特色，却均有简练（或称简化）这个技法的趋向，而把精力投注到对不同程度的“新理异态”追求上去。大而言之，他们的用锋方法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均是顺应着毛笔“尖、齐、圆、健”的天性而作各自的用锋动作的，而张瑞图似乎并不满足这种传统而“常规”的写法，却是以一种生拗的意趣为导向，使用笔只在露尖的侧锋上作横截翻折的动作，从而造成一种激荡跳跃的声势和剑走偏锋的感觉。

若从“正宗”的眼光去看这种用锋方法，无疑是明显的“病笔”，但张瑞图偏能化“腐朽”为神奇地拓展了用锋的新变化，无怪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这样评价：“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之一变。”是有眼光的。

我们知道，“新理异态”的书艺是需要去追求的，特别在非常重视美术原理引入书法创作的今天，有意识地、外在地去“刻意”经营结体和章法，是创作求新的重要方法。但是，有深厚传统底蕴的书家，对新理异态的求取，是本人内在地以特定笔势所生发而成的。所以，对张瑞图书风以俗眼观之似觉突兀，而从行家来看，自是情理之必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瑞图作书结体的横势蹇展即是他横截翻折的用锋方法所衍化而成的。随着积字成行的运作，这种有折无转的笔势，必然导致上下字距如弹簧般地收紧，同时又在纵向运动中作横势摆动的效果出现，所以，他的紧密行气并不是一溜直下的，而是在抵牾拼让中“艰涩”地行进的，从而形成一种生辣倔强的独特风格。

根据清代学者研究，张瑞图的师承所在为孙过庭的《书谱》、《千字文》以及苏轼《醉翁亭记》等草书。但我想，更高地取法张旭、怀素并参张其势的运作，也是那个时代学习草书的必然之事。不过，我感到他这样的体势、风格更似出于传为孙过庭书写的《景福殿赋》。此赋虽然笔法圆润，但锋尖运动活跃，特别是不少字在圆转中寓方折，颇见嶙峋，造成了有异于孙过庭《书谱》以及“二王”一系小草的体势特点，颇有现代人所感觉到的北碑之趣。可见，即使张瑞图的书艺风标独具，并非全是法由己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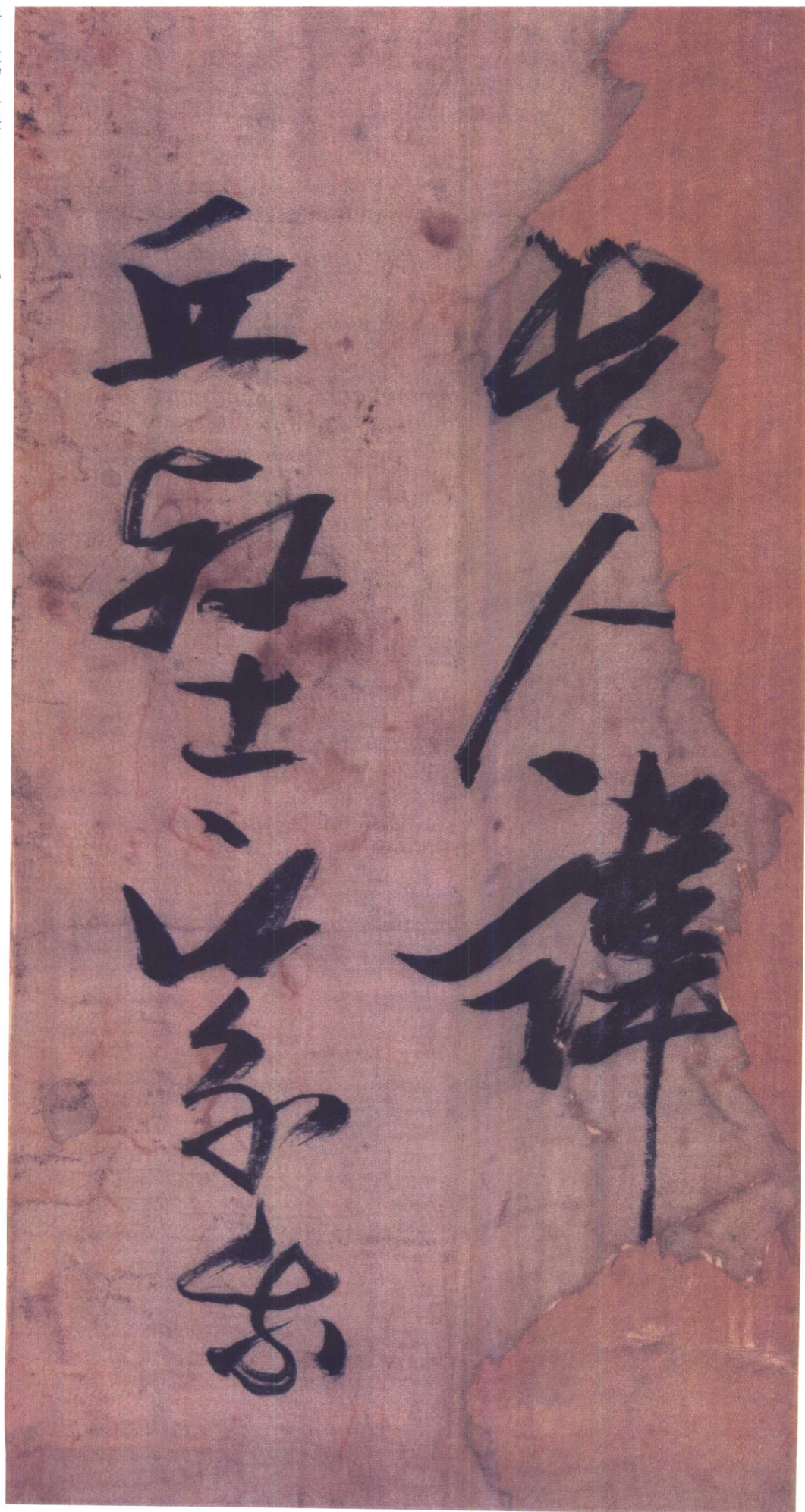
在漫长的古代，虽然大家迭出，但综而观之，在同一书体中的风格变化，基本上是属于“渐变”的，只有到了明末的张瑞图才特别有一种“另类”般的“突变”之感。但细绎其渊源和走向，从中可领悟到鉴古出新的一些道理。我想，从他那里可以得到的启发是，如何在“造型”和“节奏”的大题目中，去对传统的用锋、结体以及体势作力所能及的“改造”。我把它看作是求取“新理异态”的一个较为微观的切入点。还有一个切入点，就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多种书体加以有機的融会。张瑞图正是从第一个切入点臻于成功的，而清末的沈曾植却是以第二个切入点为成功的起点的。他俩不愧为明、清末季的书坛双杰，应该被矢志创新的当代书家所关注。

从对张瑞图书艺自以为是的分析中，不由得涌上四句打油，录于文后作为结束：

平生失足谄词中，君子何曾能固穷？

幸有嶙峋笔尖气，横磨一剑走偏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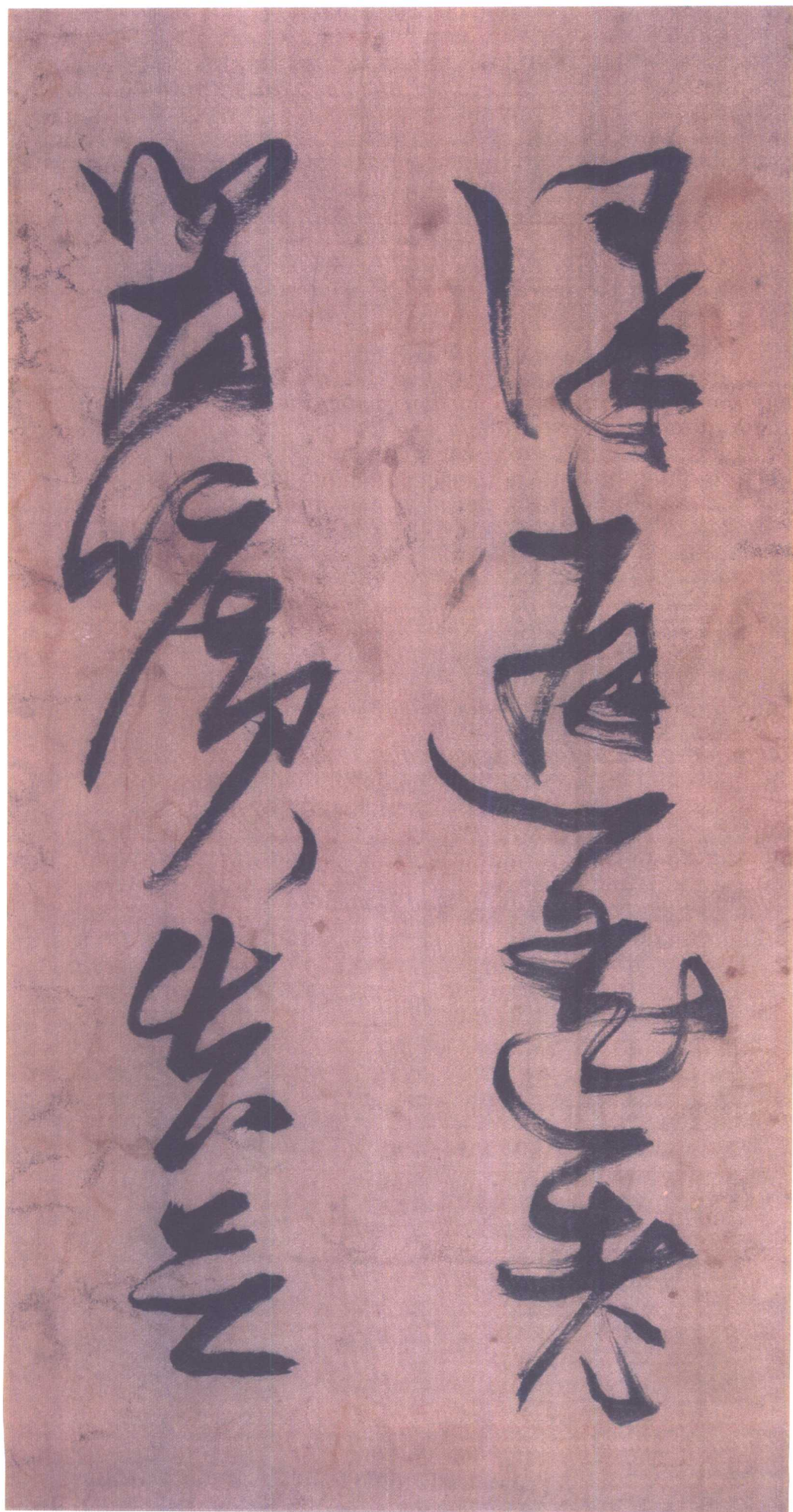
貴人諱丘壑。絜（？）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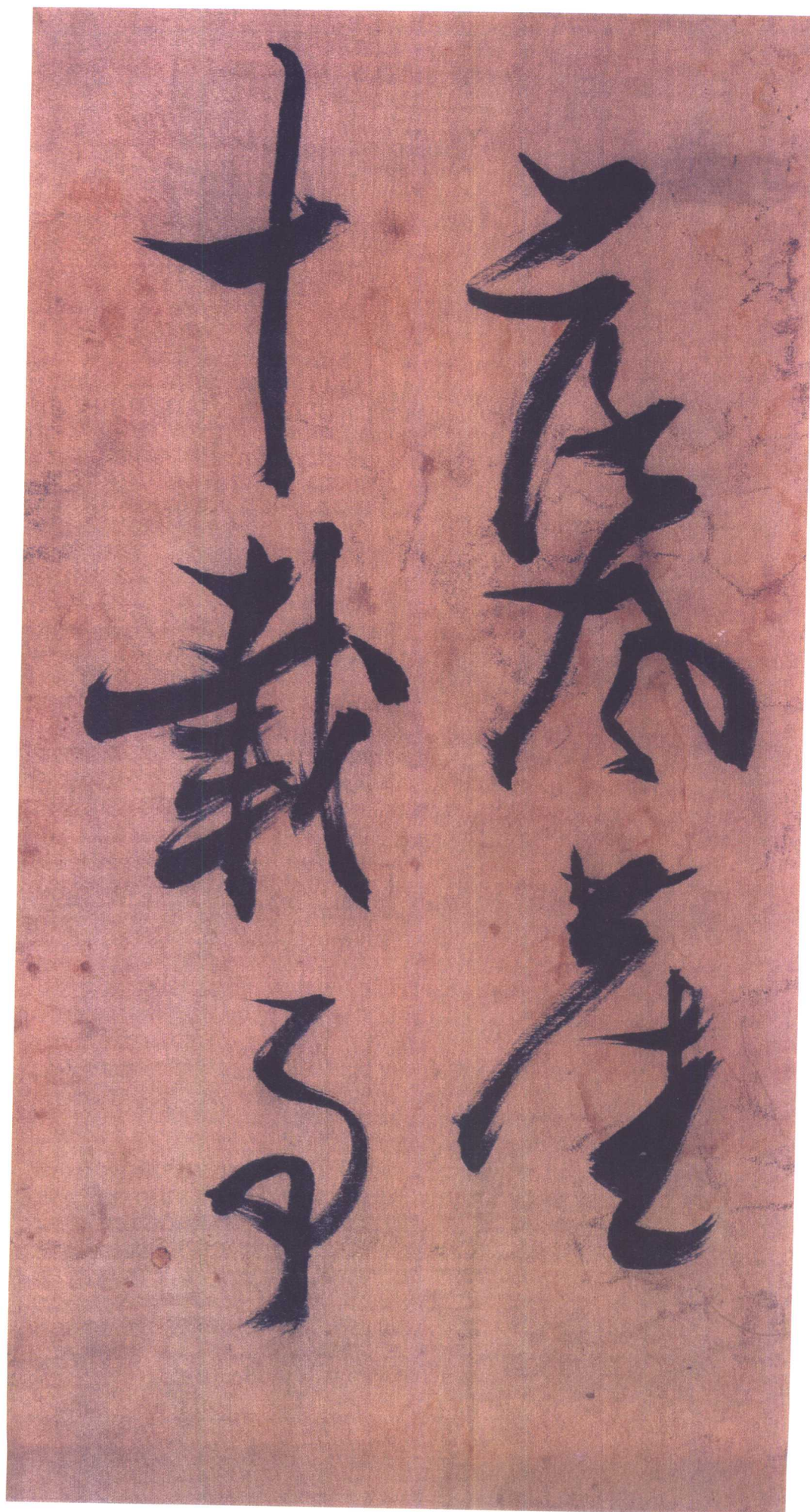


抱微尚。常愿就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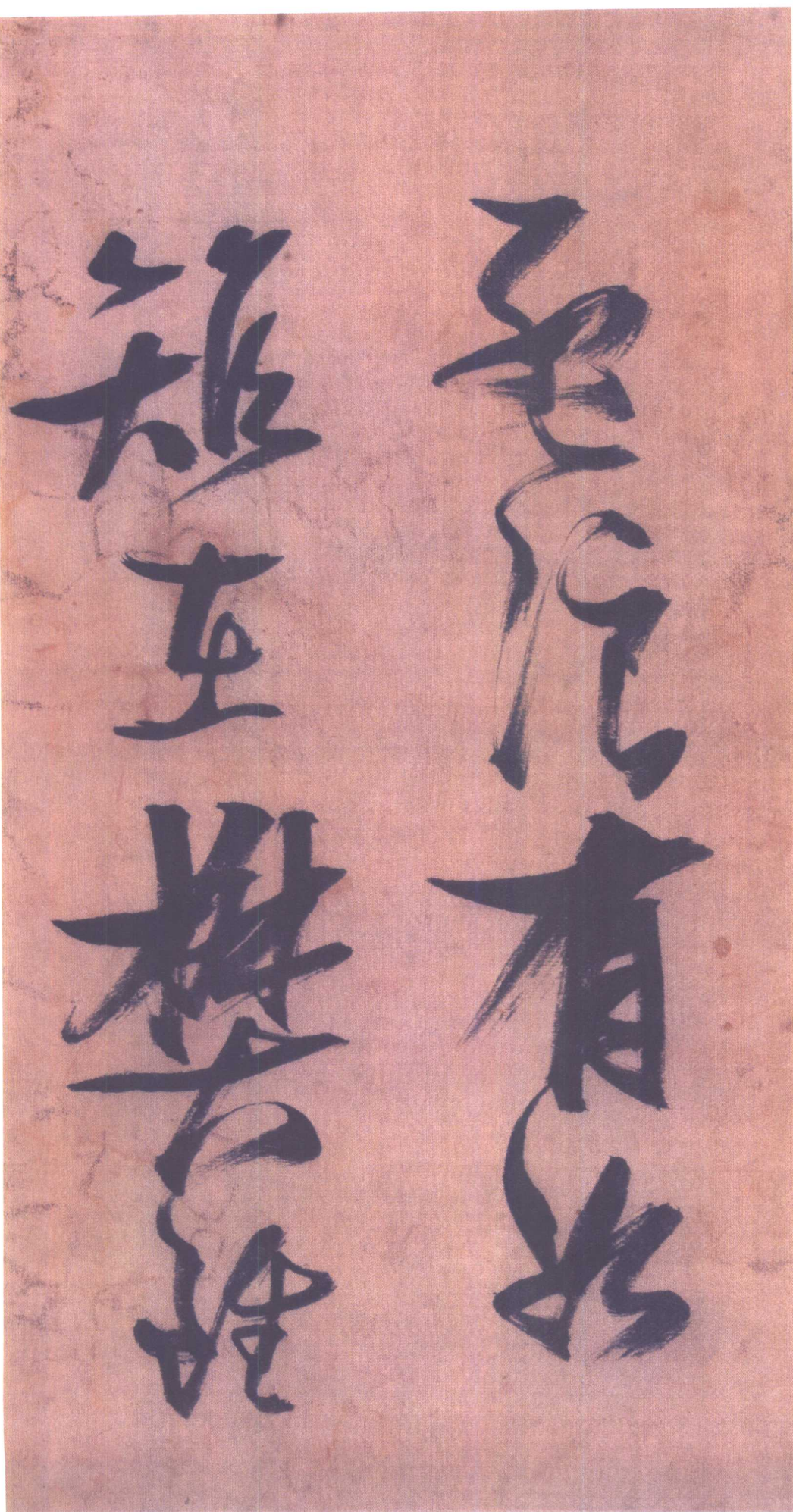
長成
以爲
人
就
二
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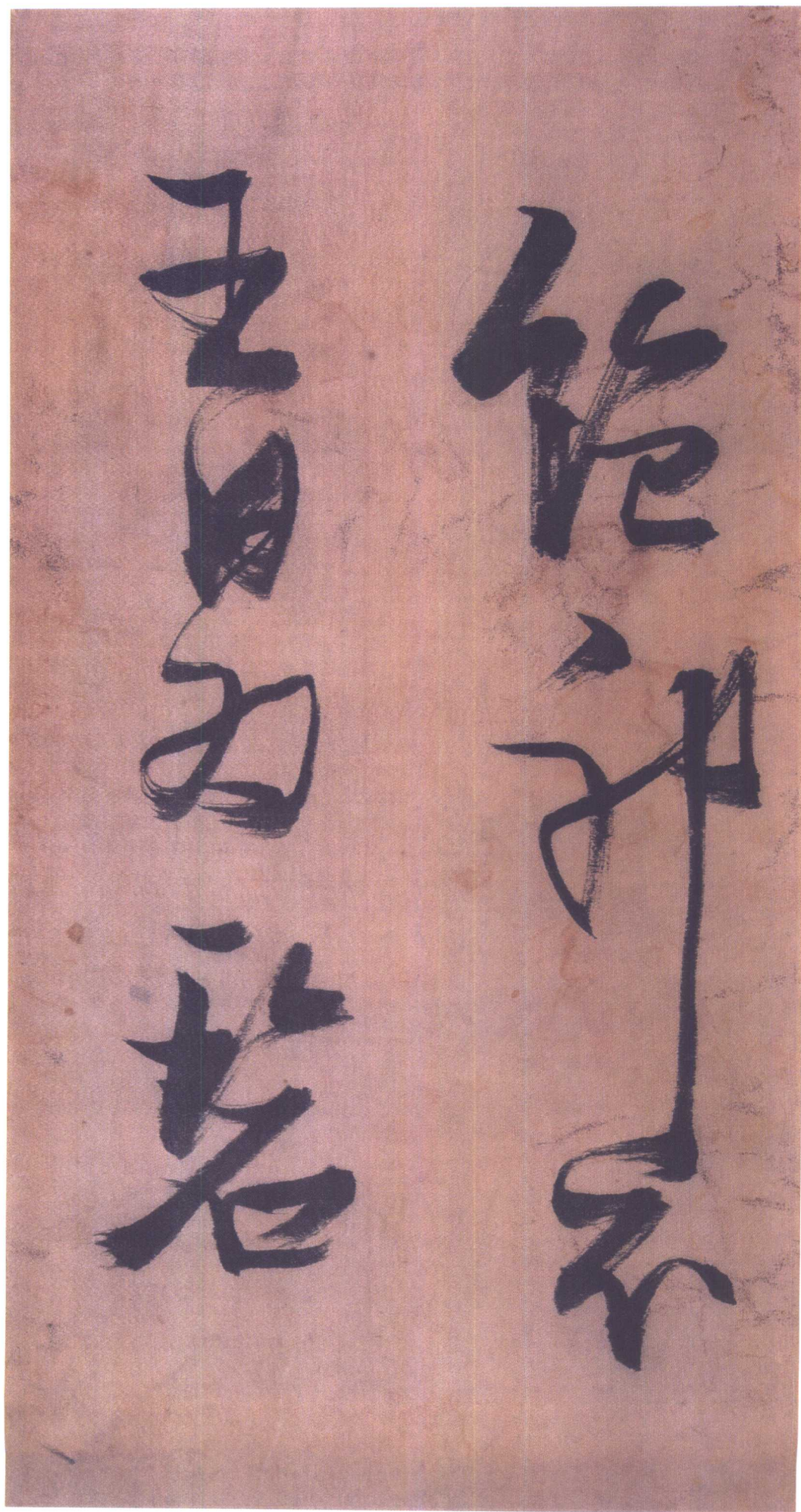
泽。逍遥老闲旷。失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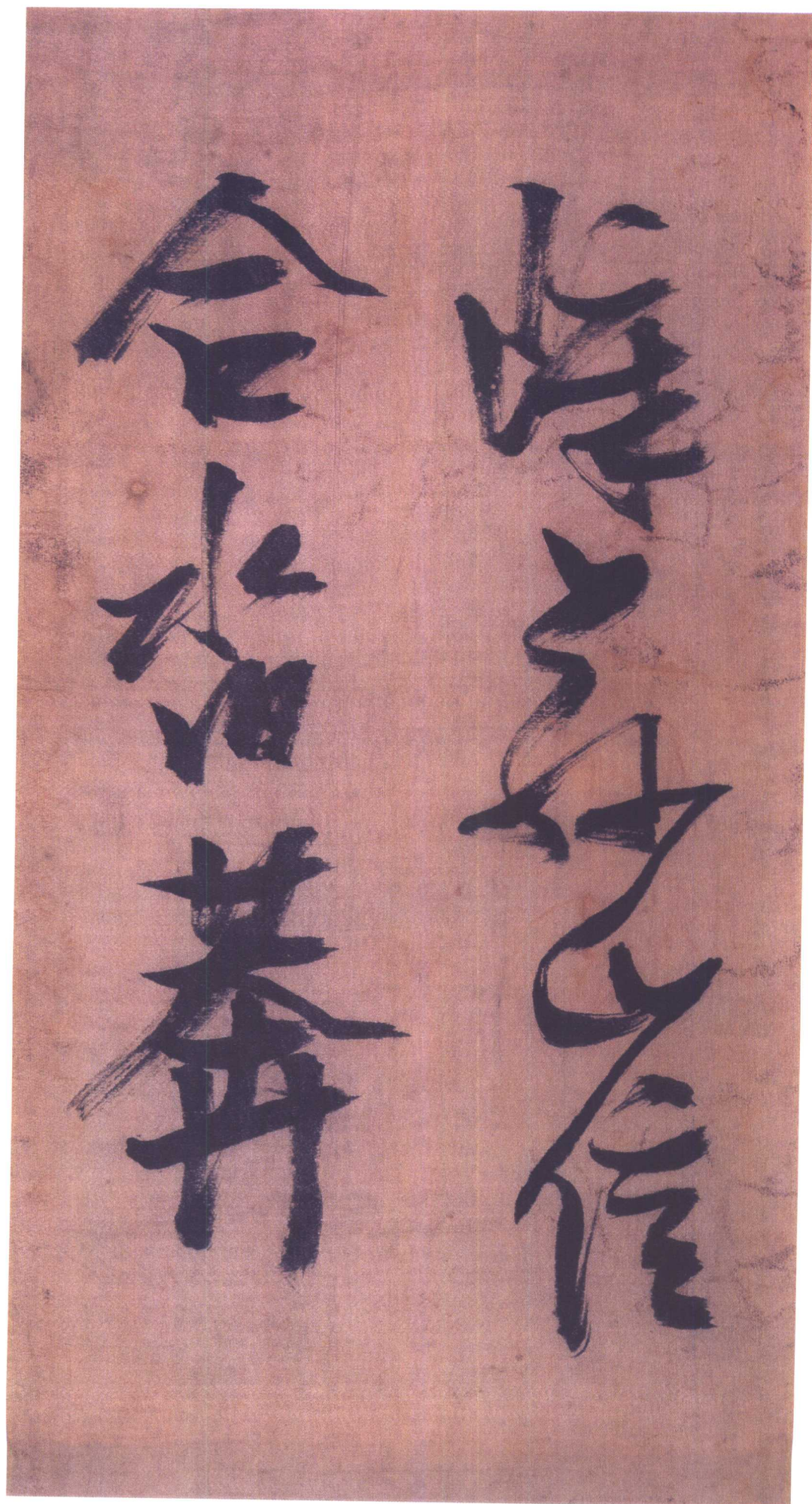
孟浪。有如雉在樊。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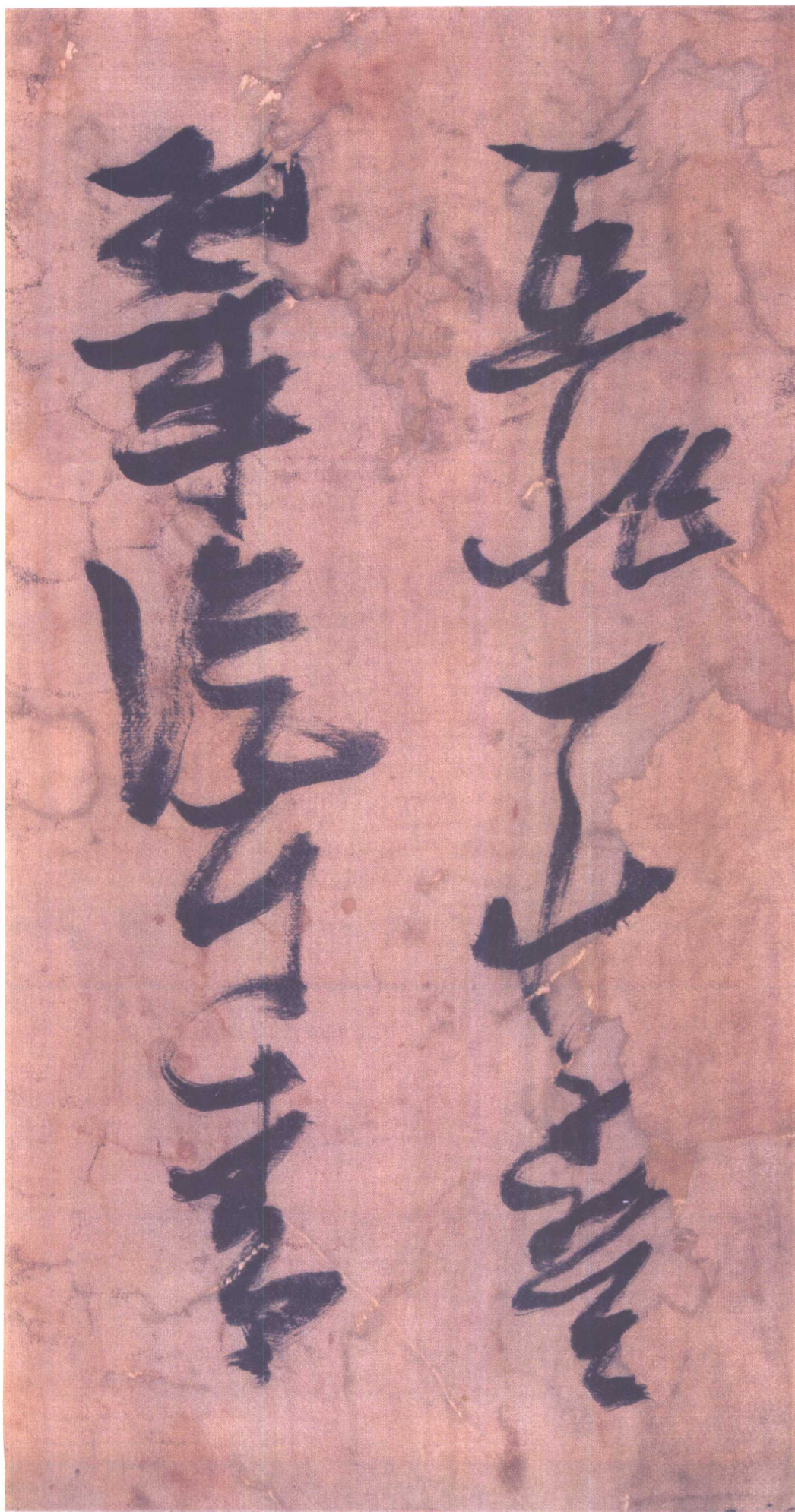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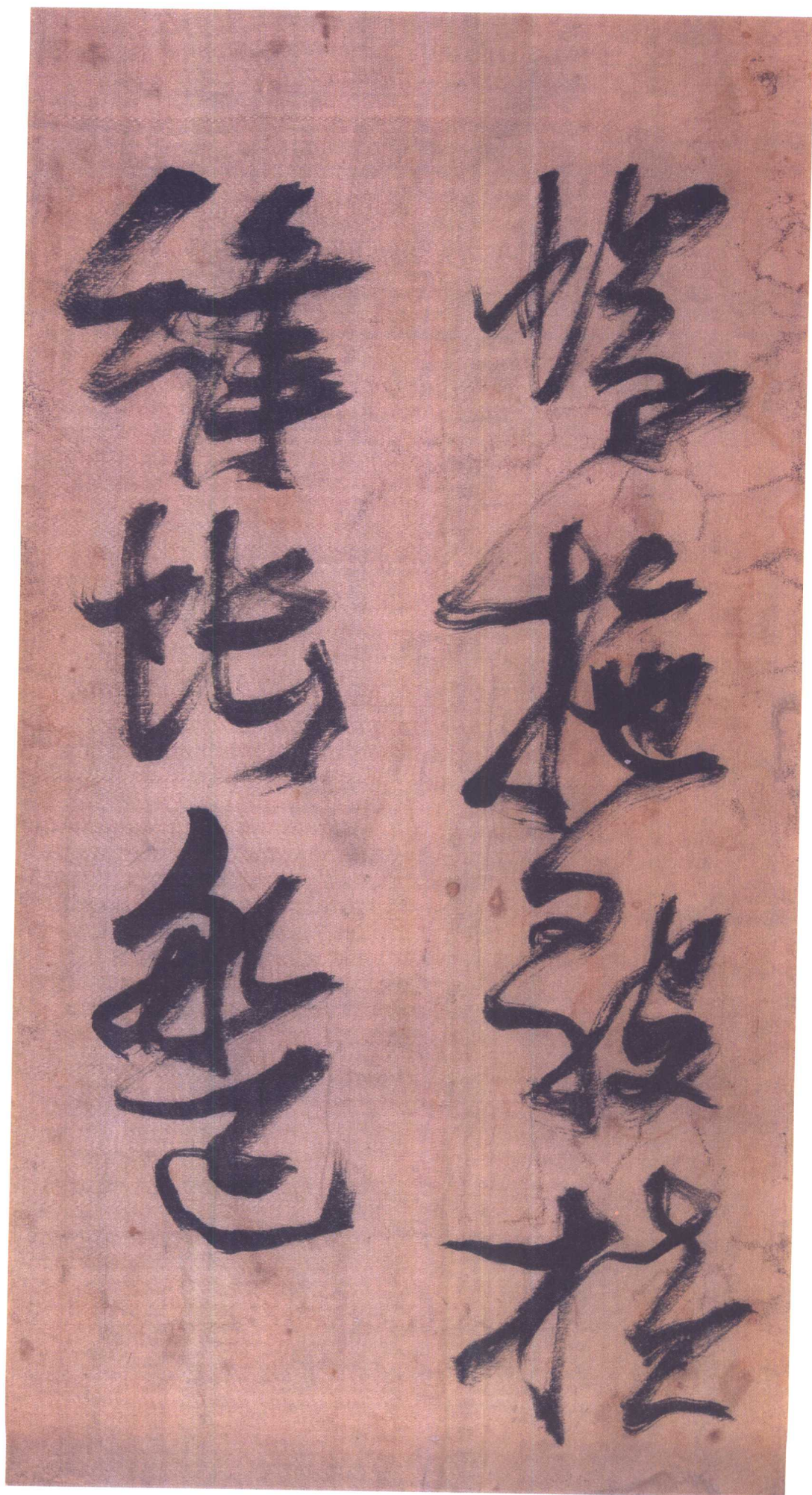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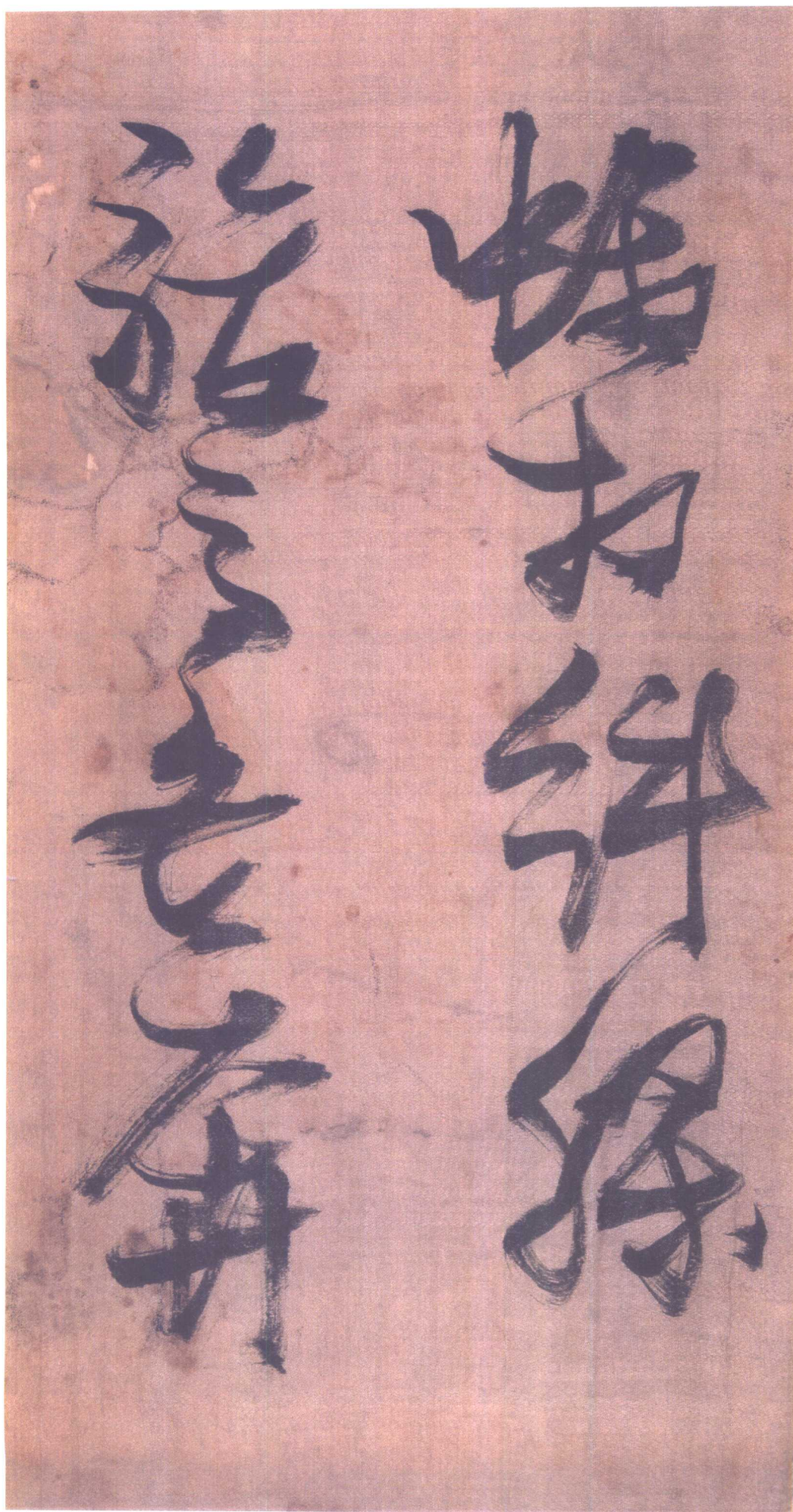


嶂。荪山信合沓。莽









放。苍然入虚无。目力

